

寻亲烈士，一字之差的追寻



贵州省黔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拍摄的王先知烈士纪念碑

近日，成武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刘宏专程来到该县人武部，他紧紧握住该部专武干部张长国的手说：“虽然没有寻亲成功，但为烈士找到牺牲地，非常值得。”

今年2月27日，刘宏从网络上看到了一则名为“土匪残杀南下干部，杀猪刀一步一刀割肉，残忍弃尸深坑”的文章。阅读后，他惊讶地发现，文中所说的主人公王先知烈士的籍贯竟然是本县大田集镇四刘庄村。

今年55岁的刘宏平时非常喜欢红色文化，他的家乡就是四刘庄村，他还为村里主持编写了《刘氏家谱》，家乡的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胸。在他的印象中，全村六百口人中并没有“王”姓，会不会文章写错了？直到他在文章中看到了作者拍摄的一张王先知烈士的纪念碑照片，上面清楚地写着“成武县大田集镇四刘庄人”，他才消除了疑惑。刘宏赶紧查找了《刘氏家谱》，发现族人中有一个名叫“刘先知”的人，但是这个族人没有后代，他又访问了村里的几个老年人，得知“刘先知”在解放战争时期外出当兵，下落不明。难到刘先知就是这个烈士？或者姓氏刻错了？刘宏心里升起大大的问号。

随后，他联系了县人武部的专武干部张长国。热心的张长国查阅了有关资料，没有查找到这个烈士的名字。张长国随即联系了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徐永国，请他帮助查找烈士信息中是否有“刘先知”和“王先知”的信息。一开始，徐永国在成武县的《烈士英名录》中没有找到这两个名字。于是，张长国又联系了遥远的贵州省黔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烈士陵园工作的王芳主任，并将有关文章发送了过去。热情的王芳随即联系了该市烈士牺牲地雨朵镇的工作人员，并请他们拍摄了王先知烈士的纪念碑，却发现碑上只有“山东籍”字样，并没有烈士具体籍贯，且此纪念碑不是网络文章中所拍摄的纪念碑。

张长国专程到成武县烈士陵园查找后，也未发现与网络文章中一样的纪念碑，他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刘宏以后，刘宏更加疑惑了：如果刘先知真的是烈士，说明这个名字刻错了；如果王先知烈士名字没有刻错，那么他的籍贯就错了。正当他准备和张长国进一步核实的时候，徐永国又兴奋地向张长国打来了电话。原来他和同事不甘心，经过一番周折，通过“中华英烈网”查找关于烈士的信息，

逐步缩小人员范围，最终将王先知烈士的信息排查出来，他们又仔细核对了存档老档案，终于找到了王先知烈士的记载。

原来，烈士的籍贯是该县如今的张楼镇秦刘庄村。在解放初期，该村属于田集区，也就是如今的大田集镇。20世纪80年代中期，秦刘庄划归如今的张楼镇，四刘庄村与秦刘庄村是相距不足十华里的两个村，可能因为解放后区划的原因，才造成了烈士籍贯信息的误会。对于这些情况，张长国将信息及反馈给了贵州省黔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王芳。接到信息反馈，王芳激动地说：“找到了烈士的籍贯，我们很高兴，烈士牺牲在我们这里，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好烈士纪念馆，宣传好烈士光荣事迹。”而得知实情的刘宏则专程来到县人武部，于是，出现了开头一幕。

几天后，张长国和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李博来到了该县白浮图镇的白堂村，找到了王先知烈士唯一的女儿、84岁的王桂荣老人。原来，王桂荣老人一直遗憾不知道父亲的牺牲地，这次，老人的遗憾终于解除了。

文/图 通讯员 祝桂兰



(资料图)

曹县民间娱乐活动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尤以“狮子舞”最为出名。狮子舞分为南狮、北狮两大派类。曹县狮子舞属于北狮，也称文狮。狮子舞，曹县人俗称“玩狮子”“狮灯”“舞狮子”，多在年节和喜庆活动中表演。表演一般至少需要十多人。狮子一般是雌雄成对出现，由装扮成武士的主人前领；有时配一两对小狮子，小狮戏弄大狮，大狮弄儿为乐，尽显天伦。表演较为接近杂耍，配乐以钹、锣、鼓为主。狮子头是用纸浆糊成的硬壳，涂以蓝绿等颜色，重达二三十公斤；狮身用苘麻结成，染成绿色，造型精美，栩栩如生。

舞时一人顶头，一人披狮皮、架尾，脚裹羊皮靴，为狮子四条腿。一人武士打扮，手持绣球。在鼓乐声中，绣球一晃，意在引狮出洞。雄狮先出，出洞后伸腰、长身、理毛、洗脸，观察动静，雌狮引出，相依相伴，亲昵、挠痒、磨鬓擦肩，活泼温驯。接着，作夺球之戏，两人在狮子的躯壳中形同一体，表现出许多美妙的体态动作。

配奏狮子的鼓乐牌子很多，随着情节的变化而变化，借以制造气氛，常用的有：老虎三出洞、三挤三哑、回头望月、三抢高挂、双手捧钟、单手撞钟、双手擎铃、更鸡独站、打一更、打二更、打三更、忌五更、到天明……

狮子舞分布曹县庄寨镇秦寨、韩集镇邵家等镇街，但以曹城街道北关狮子舞最为著名。俗语有“北关的年狮子，南关的叉，还有大石桥的好竹马……”据县志载：民国年间，北关村梁姐子(绰号)演技绝佳，曾用四十八张方桌，搭成高山岩洞，狮子追逐在高山岩穴间，窜纵跳跃，蹿如履平地，动作敏捷，疾若闪电，极像狮子的勇猛灵活；有时雌狮又如变魔术般瞬间生下小狮子，并对小狮子抚摩舔毛、挠痒哺乳，继之教以上山、下山、窜山、跳洞、扑食等各种技能。这种凶猛善斗的庞然大物，在劳动人民的创造下人性化了，不但不觉得她恐怖可怕，而且感到它驯良可爱了。

梁姐子后人，北关狮子舞第四代传承人梁新立介绍，曹县狮子舞起源于明初，发展于清朝中叶，繁盛于清末梁氏迁到北关。他说先祖迁至曹县北关，开店为生，是为梁家店。此时北关有农历十月大会的习俗，为活跃大会气氛，梁氏先祖组织成立了狮子舞，渐渐影响到周边乡镇和周边地区。北关狮子舞以民间花会形式存在，活动时间一般在春节和春季寺庙法会期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得以迅速发展，除春节娱乐和重要的节庆和庆典活动外，多次参加县市民间艺术汇演并获奖。

梁新立自幼习武，有深厚的武术功底，成年后开始学习狮子舞的表演与制作。他守正创新，在继承祖父梁俊海、父亲梁保生的狮子舞的基础上，发展丰富了狮子舞的表演技巧，1997年，在曹县参加迎香港回归文艺汇演中，以高超的舞狮表演获得好评。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北关狮子舞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后，面对自成一派、历经百年的曹县北关狮子舞，年逾古稀的梁新立开始物色传承人，如今，刘大勇、郝保民、张广英、孙丹丹等徒弟，在梁新立的悉心培养下，已担负起狮子舞的表演与传承……

鄯鸿 张荣昌

●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

王

沙

湾

王沙湾位于郓城县城以东，距原县城 5000 米，属郓州街道管辖。

据《王氏族谱》记载：明朝永乐二年(1404 年)，王氏始祖王友直从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大王庄迁此建村。因村西多沙土，所以取村名王沙湾。另据王氏子孙私下相传，王沙湾村内有一座灵官殿，王氏迁居是因为始祖认为与道教的王灵官神同姓，希望后世子孙得到王灵官神的呵护，因此在这里建村。

清朝末年属郓城县丁北里，1928 年归郓城县一区郭林乡，1940 年属郓城县一区，1952 年归郓城县四区，1958 年归王集乡，同年秋建王沙湾大队，属刘官屯公社，1978 年划归丁庙公社。1984 年初建王沙湾村民委员会，隶属丁庙乡。2001 年 2 月 6 日乡镇合并隶属郓城镇，2010 年 5 月属郓州街道。

灵官殿是《水浒传》第 13 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的故事发生地。

据传，灵官殿始建于大唐，是为纪念治水英雄武探花王善所建。唐天复二年(902 年)黄河决口，朝廷命王善率民治水，王善带领大家九天九夜轮班筑堤，眼看大坝就要合龙，忽然洪峰又起，在危急关头，王善带头跳入激流，组成人墙，挡住洪水。拦水坝“合龙”了，百姓得救了，王善却被洪水吞噬。

王善是朝廷命官，为救百姓以身殉职。老百姓万分感激，纷纷自动捐钱捐物，在郓城城东王沙湾村兴建庙宇，作为纪念。周围百姓每逢初一、十五或新春佳节，便来这里祭奠。人们盼望他保佑平安，有求必应，遇难显灵，从此称王善为王灵官，庙宇取名为灵官殿。

《水浒传》中记述：刘唐被人称作“赤发鬼”，水浒好汉中排序第 21 位，上应天异星。有一天，刘唐探听大名府将 10 万生辰纲送给宰相蔡京祝寿，就要把消息报给东溪村保正(相当于村长)晁盖。刘唐在寻找晁盖的路上，醉卧在灵官殿的供桌上，被巡逻的郓城县衙步兵都头雷横抓获，幸由晁盖认刘唐为外甥，才化险为夷，由此引出“七星聚义东溪村”“黄泥冈智取生辰纲”，拉开了水浒好汉除暴安良、聚众起义的帷幕。

民国二年(1913 年)灵官殿重修，1950 年被拆除。改革开放后，村民们又自发地募集资金，在灵官殿遗址进行了重建。新建的灵官殿不仅再现了当年的原貌，而且根据《水浒传》的记述，增添了“刘唐醉卧灵官殿”的内容。

“刘唐醉卧灵官殿”确有其事，在老百姓中是这样的传说的：刘唐原是东平府都头，李逵打死人后被官府捉拿归案，东平府李孔目(孔目：宋朝一种官职)久仰李逵大名，有意开脱，定为误伤人命。李逵以金环相送表示谢意，二人遂成挚友。不料，李孔目之妻萧娥与人有奸，早有害夫之心，偷窥到二李的事情，便暗中告发。李孔目因此被定为死罪，秋后问斩。萧娥恐夜长梦多，用重金买通刘唐，商定将李孔目害死狱中。正在这时，刘唐被派往汴京出差，路经灵官殿，天突降大雨，到晚上还未停息，刘唐只得夜宿香案之上。三更时，忽梦有神仙前来，责备他昧心害人，该遭天谴，小心万箭穿心，刘唐惊醒。这时雨停雷歇，月光如水，照见座上神像正是刚刚所梦之人，连忙磕头谢罪，发誓永不作恶。于是连夜赶回东平，潜入萧娥卧室，杀了奸夫淫妇，放走李孔目，自己则找晁盖，加入了水浒好汉之列。

相传，宋江兵破临安城，刘唐战死城门下，一缕英魂飘回到王沙湾，来到灵官殿，辅佐王灵官世代保佑一方百姓。

1947 年 5 月，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强渡黄河，首战郓城。接着指挥了羊山战役。刘、邓把指挥部设在灵官殿内，地图就铺在供桌上。国民党军队侦测到此消息，欲打击刘邓为首的指挥部。于是，调集火力，重炮齐轰王沙湾，从早打到晚，结果仅 3 人受伤，当地百姓纷纷称奇，以为是王灵官、刘唐 2 人显灵。

现在的王沙湾，西邻郓城县省级经济开发区，依托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创建中小微企业，人人有活干，个个能挣钱，成了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和精神文明先进村。

魏建国



儿歌曰：扫天娘，来回扫，扫得云彩赶紧跑。扫天娘，喵喵转，日头晒得猫出汗。扫天娘，红红桔，龙王见了快躲开。扫天娘，天天转，又不涝来又不旱。

农耕岁月，庄户人家靠天吃饭，对上苍有着许多的祈盼。天气干旱不雨，人们便抬盆祈雨；天气久雨不晴，连阴起来半个月，庄稼受灾，人们便扎制“扫天娘”，期盼它把云彩扫光，把天扫晴，让田地有个好收成。

俗语说，云彩向南，雨涟涟。到了秋天，如果遇上连阴天，浓云不散，阴雨连绵，有时半个月不见太阳，田野积涝成灾，有些庄稼蔫了叶，有的植物开始烂根，庄稼人心急如焚，眼睁睁看着一季的辛劳化为泡影，而束手无策。

用心的婆娘们，便制作用来止雨的“扫天娘”。她们找来红色的秫秸，剁成许多小段，扎成鸡形，再找一个茄子蔑，绑在鸡的尾部，然后挂在树枝上，或晾衣服的铁条上，风一吹，小鸡便团团转起来，像一个扫云彩的神仙。也有的人家，用红纸剪成一个手拿扫帚的妇人像，贴在房檐下，口中念叨着：“扫天娘，扫把长，扫扫天空不停忙；扫尽阴森森，扫尽雨淋淋，扫得乌云都散去，扫得青天见太阳”，祈请她扫去阴云，让天空露出温暖的阳光。

或许是天阴日久雨季已过，或许是人们心理作用，不出三两天，天色果然放晴了，阳光驱散了云彩，也扫去了乡亲们心头的阴霾，人们便把成绩归功于“扫天娘”。

一旦雨过天晴，人们不忘把“扫天娘”烧掉，意为送她上天，以便下次祈请。

文/丁明辉 画/王世会



状元没有“双城记”

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下，能够中得状元，不但对本人来说是一件极为骄傲的事情，而且，对状元的家乡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一个地方的学风。人们常常说一个地方出现了许多名人，就说这个地方“地灵人杰”，所以，也产生了诸多的名人之争。而明代的第一位山东状元韩克忠的家乡，因为历史的原因，也产生了故里之争。

十多年前，《大众日报》2011 年 1 月 7 日的“大众周末”丰收版刊登了一篇《状元也下“双黄蛋”》的读史札记，文中提到“状元韩克忠乃山东武城人氏，是明代的第一位山东状元，也算是为山东争了光了”。在文中，作者把状元韩克忠说成是武城县人的说法有误，也给菏泽以外的不少各界人士带来了误解，其实，在菏泽，韩克忠是成武县人早已不是什么有争议的事情。在如今菏泽大力发展旅游文化、适值“2023 菏泽牡丹节会”举办的背景下，更有必要进行澄清。

状元韩克忠是今成武县成武镇韩庄村人，与距离 300 多公里外的德州市武城县风马牛不相及。据清道光版《成武县志》卷九人物志乡贤条目下记载“韩克忠，字守信，洪武丙子科举人。丁丑，刘三吾、白信蹈主试，忠不与中式之列。刘白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江北无一与者……”其下记载了关于“南北榜”案的经过。在明代，韩克忠之所以在山东非常出名，不仅仅是他状元的身份，更深层次的是因为“南北榜案”。在这个案件中，因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介入，而成为历史上一件非常著名的科考案。

在清《武城县志》卷四学校志中有“乡贤祠”条目，并注“戟门右，历代乡贤共一十有三。”以下又列举了从汉代本地的孝子孙期至清代本地的官员刘淮等十三位乡贤的名单，在明代的五位乡贤中，就有“按察司金事、前翰林院修撰韩克忠”的说明。乡贤祠是个什么地方呢？它是由本地官方所建立，用来祭祀本地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的这样一个祠堂。清朝道光年间距明朝洪武年间也只有四百年左右，而某地被钦点一个状元，在封建社会则是一件特别轰动的大事，因此，当时的武城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 300 多公里外的武城人弄到自己的乡贤祠里当成本地乡贤来祭祀，更不

可能在县志上错记。何况，修志无论在古代和现代都是一件非常严肃和慎重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县志卷二建设志坊表中又记“状元坊，在东门内，明状元韩克忠建”。可见，这状元坊至少在修志时还存在，否则，县志无缘无故杜撰这么一个状元坊又有什么意义呢？又何况是状元坊呢？须知在封建社会建立坊表都是要经过批准的，谁又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建这么一个假坊表呢？据成武县的一些老人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韩克忠的状元坊还存在，为四柱三间样式，非常雄伟。其三，状元墓的存在是一个重要证据。成武镇韩庄村，距县城约一公里，位于东鱼河南岸，现村内仍有韩姓族人，韩克忠墓就在那里，且县志卷一舆地志丘墓中也予以了记载，并特地注明“明韩克忠墓，在县北二里许贾庄(现改为韩庄)村，有碑。”如果说单凭文字记载不足为信的话，状元坊、状元墓的



明代成武县文庙中“兖州府成武县古今人物志”石碑上刻着韩克忠的名字

存在则是一个实物证明。在民国时期，据传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曾到成武检查，因为同为韩姓，他专程到状元墓查看，还拨款进行了重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开挖东鱼河，状元墓消失。

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韩克忠是武城人呢？这来自因为《明史》上记录韩克忠是“武城人”。其实，这并不是《明史》的误记，清初编《明史》时，是按照当时的明朝史料编写的。《清史稿·地理志·山东·曹州府》载：“城武……明洪武四年，属济宁府，寻改属兖州府，以城武为武成。”这就说明，韩克忠的时代，成武县被改名为武成县，清初编写《明史》的时候，时人尊重历史而照实记录，并非误笔，更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韩克忠家乡是德州市武城县。所以，这是因为古代县名重名所引起的误会。

文/图 张长国

